

C LANGUAGE CIRCLE THE FIRST OPERAS COLLECTION



MARV

玛维

➤ FIRST COLLECTION OF COSPLAY SCRIPT ➤

辰子安 主编

内附著名画师
黑色禁药精美插画一幅

同时数名画师
联合为本书内戏文
绘制插图

語C圈第壹本戲文合集

内收录由辰子安带领黑礁剧情群演绎古村惊魂全篇、萧隐城、
辰癯、焰等语C玩家对戏自戏精彩内容。

作家出版社



NO:2141/3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MARV 玛维 / 辰子安 主编.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063-8343-1

I. ①M … II. ①辰 … III. ①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9077号

MARV 玛维

主 编: 辰子安

责任编辑: 秦 悦

装帧设计: Bunny Design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廊坊市浩瀛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35x206

字 数: 130千

印 张: 20

印 数: 001-3000

版 次: 2015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343-1

定 价: 39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MARV 简介



MARV，第一本语 C 戏文合集。

首先解释下语 C 的含义，除了一些语 C 的玩家外，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是一种二次元的众创文学游戏，用文字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这些角色可以是原创，也可以是动漫电影小说中的同人，然后通过文字，几个人一起协作书写出一篇一篇短小的故事，亦或者是完整的剧情。

每一个语 C 玩家用文字扮演的角色都有着他们独特的个性与特色，每一段剧情的走向更是自由而无法控制，这恰恰就是语言文学角色扮演的魅力所在。本书中的戏文全部都是向语 C 圈的玩家征集而来，有短片小故事，也有完整剧情的长篇，充分体现了语 C 戏文的多样化、丰富化。

语 C 的戏文作为一种特殊独立的文体，从来没有在任何正式的书籍与网络文章内出现过，就像这本书的名称一样，这是一种创新、一种开垦。书名取自 GDI 终极单位猛犸武装开垦车，包含着先行者、第一人的含义，希望这本书，就像其名一般，勇往直前，无畏艰难。

短篇

等风来	1
为臣子 为皇子	5
校园门口	9
宫斗	14
溺亡	19
吸血鬼	25
兄弟反目	31
深情寡义	38
执事	51
死亡前的战舞	65
蛊	72
路西法的战前演讲	76
夜探韩府	83
流水的霸主，铁打的我们	93
现代惊悚 - 迷雾寻踪	101
欧风战争 - 生与死的乐章	111
现代商战 - 衣冠乞者	118
未来科幻 - 梦之彼岸	124
古风悬疑 - 殊途横世	132
古风剧场 - 三生三世魂归离恨	139

长篇

古村惊魂	160
------	-----

目 录

等风来

DEBG FENG LAI

1

我在等那风来。

军绿火车呼啸着进站，血红云霞盘绕天空，人群熙熙攘攘充斥离别的号哭，这儿见证恋人无奈分离，军人踏上不归道路，孑然一身踏上未知旅途。

我坐在小小的一方亭里，是这车站唯一的售票员。人来人往，无非就是脸上寒霜一片，递来证件，声音颤抖，说：“一张票。”



我在等那风来。

军绿火车呼啸着进站，血红云霞盘绕天空，人群熙熙攘攘充斥离别的号哭，这儿见证恋人无奈分离，军人踏上不归道路，孑然一身踏上未知旅途。

我坐在小小的一方亭里，是这车站唯一的售票员。人来人往，无非就是脸上寒霜一片，递来证件，声音颤抖，说：“一张票。”

我是这儿的主人，每天接过无数的钱，送走无数的人。偶有空闲，一卷报纸随意翻翻，也只有老式电风扇吱吱地转着，掀起墙上旧照片，吹走一点闷热。那照片上两个模糊人影，并肩站在站台，在人为的风中颤动，竟似活了。

信步出了亭，沿着路一直走到轨道边。繁星缀上天，月亮挤下了夕阳，晚上也是闷的，可劲儿的催生念旧情绪。

他走了十年了啊。十年前的今天我送他走了，而这十年，我在这里等着他回来。

十年前他乘着那列火车，一路咣当晃到东北，留在那黑土地上。古来征战几人回？唉……只得说造化弄人，也还是说命皆定数，说不定，他早就死了。草丛中蛐蛐瞎叫嚷着聒噪，树叶静悄，夜晚死气沉沉。拍拍大腿一屁股坐到铁轨上，破旧皮鞋磨蹭石子，揪一把狗尾巴草，就像他当年对我说：没有花送别，就用这草吧，一样很美。

翕动双唇，圈紧身体，埋首入膝，泪濡湿了裤。你说，等那火车带来风，我就回家了。

可我等不到风。

远方大灯晃眼照亮铁路，火车轧轨响声震耳欲聋，黑暗中闪耀着的，那是光明，是希望！田野杂声合奏，死神狰狞面孔盘旋上空，收割生命的镰刀闪着阴鸷银光——

坚定了目光，倏地起身笔直站在轨道中与黑暗相融，呼啸着的火车带来了风，睁大了眸张开双臂，衣服在这咆哮着的风中翻卷飞扬，启唇吼出平生的积怨，风来了，带着钻心的痛，风来了——来的那样猛烈！就让我，让我乘着这风，乘着那思念，前往那无尽的西方极乐！霎时，我就飞起来了，看身体血肉模糊，我心灵解脱了。飘飘悠悠上了天，云拥抱了我，和着风漂流。

忽然想起，桌上还有封没拆开的信，字迹是那么熟悉。

那是不是你。

不过，我等到了风来，我不再等你。



Waiting for the wind

Waiting for you...



Waiting for the wind

Waiting for you...

为臣子 为皇子

WEI CHEN ZI WEI HUANG ZI

2

知寒

性别 男
年龄 13
身高 160

外貌：形貌映丽，英气逼眉。唇红齿皓，鬓发柔长。酒窝各一，笑则兀现。少无艳装，灰布僧袍。仅一玉佩，上刻字寒。

性格：喜动不喜静，喜熟不喜生。时有固执，又坚定不移。心性天真，不以世间之恶为恶，或因少时佛法熏陶之故，思人皆善。

背景：母乃当今皇后。曾因后位之争送余入佛门，不剃发不渡门，仅为自保。后，母为人上人，方思余之切，命一卫护送余回。

余忆之初，乃一伽蓝于岚烟之中。众人皆叫余知寒。无至亲，仅一老僧负责衣食起居，并教导种种。每日丑时即起，与众人一并习早课，无奈每每睡于一旁至讲毕。尔后过堂。余自幼未有乳饮，仅得一碗小米杂粮，惯后食其余如嚼蜡，是以沿用。

寺中烟火旺盛，无奈老僧与它事仁慈，唯独不许余外出见人。少年心性，蔽在佛像红布后观望人群，偶尔饥，抓贡品以填肚，寺中人见怪不怪，善男信女则以为神灵。寺中二时临斋，日西则众人入堂打坐，余则潜入斋堂取食剩物，无肉，却也吃得欢喜。

白驹过隙，年少无忧苦短。及舞勺，一日一男子于寺门求见主持，于后室聊有二时辰。终，男子带笑离去，似相谈甚欢。不料主持面色慈悲，直道“阿弥陀佛”，又似无奈。翌日，被叫至众僧之前，跪地三拜。余之奇，不知何事。却见老僧面色严肃，只得屈膝而拜，遂单独告知余乃当今皇子，自幼送入此寺以躲避后位之争，今余母贵为皇后，甚是思念，望余速回官中相认。余惊异，期亦惶恐。早些时便闻碎嘴人道官中妇人心如蛇蝎，未曾谋面的母亲为人后，不知踩着多少无辜尸骨才如此高位。

辰时，一马车至寺门，老僧携余入车，如此嘱咐：“最是无情帝王，时记我佛慈悲。大事忍，小事恕，待人谦卑，不可视己如高位。”余一一记下，殊不知此方为救命之举。

车夫名炎，无姓。为余之卫，遂赐姓萧。余多年身在寺庙，不知如今天下种种。只得于一路颠簸之中听炎道官中之事。当今圣上育有五子，国姓宗政。大皇子宗政尹刚及弱冠，取商汤伊尹之名；二皇子宗政燧，取燧石坚硬之意；三皇子宗政烨，耀耀之光；四皇子即为余，无名无姓，概等回官圣上定夺；五皇子宗政瀛，乃因其母在瀛洲生产。其余三女不提。

如此，余终是踏入金銮殿，为臣子，为皇子。





校园门口

XIAO YUAN MEN KOU

3

应安浅

性别：女
年龄：16
身高：157cm

性格：对讨厌的人不惜背后诋毁，却不乏心软的时刻。

特点：一口娃娃音带点台湾腔，不服气与人吵架时脖子总会往前仰。不喜欢别人说自己像个小学生，也不喜欢套近乎戳自己脸的人。

衣着：吊带裤与白衬衫再套细带的黑裙是最常穿的衣饰。

面容：肉嘟嘟的娃娃脸笑起来总是有两个浅浅的酒窝，但睫毛不长的大眼睛会弯得剩一条缝。马尾辫经常不对称，但都绑在最下方。



应安浅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顾青椒有印象的呢。

连她自己都忘了。

连续几日白光泛滥滔天，高温让人觉得这个夏天永远都不会结束。

阳光在午后变得透明，应安浅像往常一样穿着牛仔的连衣裤里头搭着一件印着蛋糕的短袖上衣，白色的鞋子有了一小块的黑印，双马尾的辫子一前一后，鼓鼓的包子脸写满了烦躁。

她在等公交，她一向是个没有耐心的女孩。

很奇怪的是应安浅不在声响繁忙的车站等车，偏偏喜欢到不远处到处乱串，影子都有点儿难忍她独特的癖好。

22路的公交车迟迟没有到达，应安浅也不理那些同学生日宴会，一溜烟儿地到了巷子里一个破烂的小摊子吃了碗牛肉面。

“你……慢点吃。小心滴到衣服上。”温和没有起伏的声音。

应安浅回头想瞧瞧说话的人，可巷子里房屋的瓦片使得光线有点儿暗淡。

空气中是牛肉浓浓的味儿，体会不出什么平缓与舒畅。

她吃的也是牛肉面。

应安浅很佩服自己第一时间想的仍是对方点了什么，连样子都来不及记下。

“要纸吗？”声音再次响起。

应安浅这才把思绪离开食物。她看着眼前的这个人，黑色的长发齐肩再往下一点儿，眼睛是弯弯的，也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天生这样。

“只要你愿意借给我。”

“我能有什么理由不愿意？”她的眼睛更弯了一点，笑着从外套口袋里拿出来纸巾，丢给了应安浅：“我记得你呢，总是在车站乱跑的那个。”

应安浅有点儿愣神，她们的对话太像两位好朋友的玩笑。听到她说下一句话的时候，突然起了兴致。

“嘿，那你知道我叫什么吗？”应安浅盘着双腿直接坐在椅子上，单手撑着腮。

顾青椒看着这个举动，似乎笑了一下子：“应安浅。”说着又拿出一块牌子，应安浅仔细一看是自己的校卡。

她确实有些过于丢三落四。

“我呢，顾青椒。”应安浅还沉浸于感叹顾青椒跟叮当猫似的口袋。

真是个奇怪的名字。

应安浅这才发现，顾青椒的穿着是她们学校很普通的校服。

真是个好学生啊，这么热的天仍穿着校服。她眯起眼发现顾青椒穿上校服和她完全有天差地别。顾青椒穿着反倒不显俗气还有些潮流，应安浅一米五七的身高着实令校服大了一整圈。

“你周末也住校吗，还穿着校服。”

“对。我今天刚好回家一趟。”

顾青椒仍是笑着的样子。

后来，她觉得可能就是这个样子，让顾青椒和她开始耍嘴皮子。

“我带你去个地方。”应安浅没等顾青椒的回应，把两份牛肉面的钱扔到了桌上，抓起她的手腕往小巷深处跑去。

青瓷瓦与青石路。

小巷子与破摊子。

应安浅与顾青椒就是结识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



Memory